

第二週

一個喜樂的舉動

聖誕節的聖禮

HOWARD THURMAN

我對全人類做了一個信心的舉動
因那是懷疑徘徊和猜忌孵化之處

我對所有悲傷的心做了一個喜樂的舉動
因那是笑聲蒼白和眼淚氾濫之處

我對軟弱之事做了一個力量的舉動
因那是生命黯淡和死亡靠近之處

我對眾生做了一個信任的舉動
因那是恐懼主宰和猜疑守候之處

我對朋友和敵人做了一個愛心的舉動
因那是互信薄弱和怨恨熾熱之處

我對上帝用一生的年歲做了一個約定
然後用寧靜的眼光關注生命

思考

在我們進入待降節第二週之際，請花時間去思考Howard Thurman的《聖誕節的聖禮》的第二節。上帝要如何使用你去「對所有悲傷的心做一個喜樂的舉動」？

禱告

待降節的上帝，儘管我們周遭的世界都在開心合唱《普世歡騰》(Joy to the World)，我們知道喜樂對許多人只是表面而已。有許多心悲傷，有許多心破碎，充滿淚水。這一週，求祢開我們的眼睛，去關注傷痛的人。願我們成為基督的手，去承接他們的眼淚。求祢使用我們，將更多喜樂的舉動帶到世界。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第八天 | 待降節第二主日，

12月5日

麵包皮

上主說：「以法他地區的伯利恆啊，在猶大諸城中，你是一個小城。但是我要從你那裡，為以色列選立一位統治者；他的家系可追溯到亙古。」——彌迦書5:2

麵包「皮」(heels, 直譯「腳後跟」)，是我從小對一條吐司沒人要吃掉的頭尾兩片的稱呼。至少我不喜歡吃它們。我每次看完星期六早上的卡通，做花生醬三明治的時候，我的小手指頭會伸進「神奇麵包」(Wonder Bread [譯註：一個有百年歷史的吐司麵包品牌])的塑膠袋，跳過粗糙的麵包皮去拿裡面鬆軟的幾片。我無法告訴你我這輩子已經丟掉多少個裝麵包皮的麵包袋。

伯利恆-- 麵包之屋-- 是猶大支派的麵包皮：一個不起眼的村莊，平淡無奇，也沒出過甚麼偉大的人、事、物。可是上帝在組裝祂的拯救計劃時，並未跳過

伯利恆去選擇更顯赫的宗族。上帝反而相中這個卑微的麵包皮宗族，作為理想的耶穌誕生地。上帝如此做，給我們傳送一個重要的信息：請停止丟棄這個世界的「麵包皮」-- 那些我們認為不符合的或不值得的人和地方。

我很想說我不再把麵包皮丟進垃圾桶，可是那將會是謊言。我的手指頭仍然會伸進塑膠袋，跳過麵包皮去拿「真正的」麵包。但是有人不介意吃麵包皮：我爸爸。

我記得好多個早晨，他都高興地拿起没人要吃的那一片。他會烤好、塗上奶油、滴上蜂蜜。然後他會坐在餐桌對著我微笑，在不以為然的眼光注視下吃那片麵包。

我還記得，當我爸爸手持麵包皮時，他會盯著我殘障的哥哥。他的殘障在我們家不是一件容易處理的事。我永遠記得空氣中瀰漫的緊張和悲傷氣氛。在70年代，家有殘障子女的父母並沒有多少資源可用。



也許我爸爸知道自己兒子的能耐，超過外面社會所看見；自己兒子能做的事，多過學校體制判斷他所能做的。就像麵包皮，我的哥哥不該是被丟棄之物。無論我們的能力如何，每個人的內在都有很棒的東西。每個人都是寶貴的。每件物品都有價值。這點只要問上帝就知道，因為是祂揀選沒人要的麵包皮宗族-- 伯利恆-- 來誕生我們的拯救。

禱告

看見我們每一個人潛能的慈愛的上帝，求祢在這個待降節期，讓我們可以開始用祢的眼光來看世界。幫助我們停止忽視我們生命中的「麵包皮」。幫助我們在所有我們太快判斷

並丟棄的東西中，看到價值、潛能、善良、可貴。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進深

在待降節的第二主日，暫停下來點燃一支蠟燭：可以是待降節花圈上的或你家裡有的任何一支。拿起你的麵包，祝謝，擊開，深思在你生命中的「麵包皮」。有誰被丟棄、不理、忽視？如果你還在丟棄真的麵包皮，請停止。在這個待降節期中將它們收集起來，用它們來做可口的麵包布丁。美味的食譜如下 kingarthurbaking.com/recipes/maple-walnut-bread-pudding-recipe



第九天 | 星期一，12月6日

一盤被遺忘的喜樂

你要用二十四公斤細麵粉烤成十二塊餅，然後把餅擺在上主面前的金桌子上；餅要擺成兩行，一行六塊。你要在每行餅上面撒些純乳香，象徵把餅作燒獻給上主的火祭。每一個安息日，亞倫必須永不間斷地把餅擺在上主面前。這是以色列人永久應守的約。這餅要歸給亞倫和他的後代。他們要在神聖的場所吃這餅；因為是獻給上主的火祭中至聖的部分，是屬於祭司的。——利未記24:5-9

我的開放式爐灶烹飪班的同學，圍著看我剛剛從戶外的黏土烤爐拿出來的麵包。我希望得到的讚賞並未出現。我倒是為了我們晚餐要吃的那塊烤焦又沒發起來的一坨麵團，得到許多同情。「下次運氣會更好」和「這只是妳的處女作」，是我們要回到作為教室的老酒店時，我所聽到的一些話。

當肉餅和烤豆被擺上桌時，烹飪老師注意到我把我的麵包擱在一邊，希望它被遺忘。但是它沒有被遺忘，反倒是烹飪老師消失在放碗盤的儲藏室裡。不久他出現時，手上拿著一個盤子。盤子雖然有好幾處缺口，但是這個白底、畫著delft藍色[譯註：一種荷蘭著名的陶瓷藍彩]花鳥圖案的瓷器，卻是非常高雅美麗。他說：「把麵包放到盤子擺上桌」，堅稱那個我稱為「一坨麵團」的麵包配得如此的尊榮。

我們進食的時候，討論當天所學的。我們談到如何改進食譜，像是多一點鹽或多一點現磨的肉荳蔻(nutmeg)。當話題轉到我那個慘不忍睹的麵包時，有人說它雖然不好看，卻跌破眼鏡般地非常好吃。還有人說，用這麼漂亮的盤子來裝盛一個不太完美的麵包，真是別有深意。話題一旦轉到美麗與醜陋的混雜，談話就變得非常哲學了。什麼是真的美麗？誰能定義什麼是醜陋？

當晚餐繼續而天色由昏黃轉成一抹漆黑時，室內的燭光愈顯明亮。大家都忙著吃，所以話變少了，但是這個膠著，很快被一個盯著盤子上麵包的老婦人打破。

她說：「我祖母總是用特別的方式呈現日用的麵包-- 從不例外！無論麵包有多小或多不新鮮，她都會找個漂亮的盤子裝盛。她說那樣可以提醒自己永遠心存感激，不僅為桌上有麵包，也為有同桌分享麵包的人。」

Howard Thurman曾寫道：「無論一天的壓力是甚麼，總是有被遺忘的喜樂所衍生的美麗潛藏在附近。」利未記談到把餅擺在金桌子上。那天晚上沒有金桌子來擺我的麵包，但是那個有百年歷史、帶著缺口和藍色花鳥圖案的牌子也同樣珍貴。我們何不嘗試每一天花點時

間，把所吃的日用麵包做特別的呈現？這簡單的舉動，會不會成為我們的「被遺忘的喜樂所衍生的美麗」呢？

禱告

我們所傾慕的上帝，有祢在我們身邊，每一天都變成值得慶祝的日子。求祢幫助我們在世俗中看見祢的神性。幫助我們記得平常可以變成非常。每一個時刻都是可以在我們心中重新點燃喜樂的時刻。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第十天 | 星期二 · 12月7日

明天光明的希望

寡婦說：「我對永生上主—你的上帝發誓，我沒有餅，只有罐裡的一把麵粉和瓶裡的一點橄欖油。我到這裡來撿柴，要帶回家去預備僅有的一點食物，給我們母子吃；那是我們最後的一頓飯了，以後只有等著餓死。」以利亞對她說：「別擔心，去做你的飯吧！可是要先做一塊小餅拿來給我，然後用剩下的做餅給你和你的兒子，因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這樣說：

『一直到我一上主降雨的那一天，罐裡的麵粉用不完，瓶裡的油也用不盡。』」寡婦就去，照著以利亞吩咐的做了。他們大家都有足夠的食物吃，並且吃了好些日子。正如上主藉以利亞所許諾的，罐裡的麵粉沒有用完，瓶裡的油也沒有用盡。——列王紀上17:12-16

歷史對Mary Tilden Dewey的記憶，是她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婦女，在1777年的Bennington 戰役前夕，做了80條麵包給殖民地的士兵吃。那個用來調和麵粉的盆子，現在陳列在Vermont州Bennington的一間博物館裡。每次我看見那個在展示櫃裡面的盆子時，都會想知道她在熾熱的爐火旁工作以確保麵包不烤焦時，心裡到底在想什麼。做麵包是否減輕她的恐懼和憂慮？做麵包是否為她不確定的明天帶來希望？

在冠狀病毒肺炎流行達到高峰時，麵包製作也隨之盛行；也許人們想藉著原始的揉麵動作來減輕他們的恐懼。無論原因如何，麵包製作盛行終將導致麵粉短缺--這對減輕恐懼這個項目沒有幫助。麵粉短缺若有幫助，也只是幫助絕望感的增長而已。明天會帶來甚麼呢？

進深

在待降節期間，請考慮為了自用或送人當禮物做一些特別的麵包盤。買一個素色的餐盤和無毒、永久性的色筆來彩繪盤子。或許可以在盤子中央寫上你喜歡的聖經金句。將彩繪過的盤子放在烤箱中，用350度烤30分鐘。冷卻之後洗乾淨，這些盤子就可以用來裝盛麵包了。

烈王記上卷中先知以利亞拜訪的撒勒法的寡婦，知道明天會帶來甚麼：她與她兒子的死亡。該地區有饑荒，她所剩的麵粉與油只足夠做一條麵包。所以，當以利亞來敲她的門要麵包吃時候，她當然只能苦笑。然而以利亞叫她去做麵包，而且她會看見她所有的明天都是足夠的。

我們尚未擺脫全球性的瘟疫大流行。仍然有許多社區的確診數飆高。死亡人數仍然太多。而且，是的，雜貨店裡仍然有空貨架--我從未想到這輩子會看見這種景象。有好些時候我為明天是有否足夠的東西憂慮，而且我必須與囤積的念頭天人交戰。

我必須記得，如果我真的不夠麵粉可做麵包，可以去問朋友或鄰居：「我可以借一點麵粉嗎？」

我們上一次因為不夠而去向別人敲門借東西是什麼時候？在早期，有人來敲我們的門借東西是意料中的事，而且也都可得到回應。我們總是樂意將麵粉、糖、奶油、雞蛋給別人。那是生活在一個社區裡的不成文神聖契約的一部份。我本希望我們的疫情生活期，會有助於我們更新那個彼此幫助的神聖契約，但是現在我不太確定它已經更新。

前幾天我翻找了我的食品儲藏櫃。我需要黑糖來做我的糖蜜曲奇餅(molasses crinkles)，以便聖誕節在教會交換餅乾。當我的檢視架子時，我發現在麥片和米後面有四包麵粉。我記得我把它們放進購物車當天，我的先生滿臉困惑。我說：「現在麵粉短缺，我們需要麵包。」他接著指出店裡陳列麵包那一行堆得滿滿的。

我實在不需要那幾包麵粉，對吧？許多個明天已經過了，上帝都供應，但是有人真的需要那些麵粉。當美國及全世界的飢餓都在上升時，我們周圍有更多「撒勒法的寡婦」。我看著麵粉自付：「我還囤積甚麼其他的東西，可以拿去幫助需要的人？」



禱告

供應的上帝，求祢赦免我們多次因為害怕東西不夠而囤積。幫助我們相信我們的「麵粉和油」永遠不會用盡；而且因著那個相信，讓我們的心變得更慷慨。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第十一天 | 星期三 · 12月 8 日

因為聽不到上帝的话而飢餓

「時候到了，我要使以色列遍地饑荒。他們飢餓，並不是沒有餅吃；他們乾渴，並不是沒有水喝。他們飢渴是因為聽不到上主的話。這是我—至高的上主說的。從南到北，從東到西，他們要到處尋找上主的信息，可是都找不到。——阿摩司書8:11-12

古老的木造風車矗立在綠色的土丘上，默默地見證著它歷經風霜的扇葉曾經隨風轉動、生產麵粉來養活他人的時光。但是那天在紐約州的東漢普頓 (East Hampton)，似乎沒有人注意到這座建於19世紀初的古跡。汽車呼嘯而過，從未停下來多了解一下它的歷史；連一秒都未停歇，去聽聽這座風車磨坊，對許久以前來到長島一帶的民眾的生存，是多麼重要。

可是我停了下來。我對老胡克磨坊 (Old Hook Mill) 很感興趣；它是仍矗立在長島的十一座歷史性木造風車磨坊之一。我是到漢普頓替一位度假中的朋友講道。我想我可能是來到這個富人樂園的眾人當中，唯一一個不想坐在沙灘，不想在東尼精品店購物，也不想眾多高檔餐廳中擇一進食的人。我比較想去探索漢普頓的往昔-- 去傾聽來自過去的智慧微聲，而非當前的空洞承諾。

所以，我努力在擁擠的車流中尋找靠近風車的停車位，可是運氣不佳。我把車停在能停的地方，走上擁擠的步道，經過擠爆了人的露天餐飲店。當我到達風車時，很高興發現它開放參觀。我付了5美元進入。一個年輕女士也好像看很高興看到我。她望向磨坊的入口，對著來往的車流點頭說道：「我不懂大多數的遊客，似乎沒有人有興趣聽這座磨坊曾經如何養活數千人。」她繼續上她的歷史課，告訴我 1860 年的一次「工業普查」，記載老胡克在該

進深

在整個待降節期間，我都鼓勵你製作麵包與你社區的人分享。當你這麼做時，順便花點時間探索根除飢餓的方法。世界之糧 (Bread for the World) 是一個基督教倡議團體，它有許多方法可以幫助你達到每個人餐桌上都有食物的目標。欲知詳情，請到下列網站：bread.org

年將5,000 蒲式耳 (bushel, 1蒲式耳 = 35.239公升) 的穀物磨成麵粉。「當時沒有人挨餓。今天如果有自己製作麵包的需要，這座磨坊是可以再次運轉的。」她說道，「但是似乎沒人認知甚麼是這座磨坊曾經辦到、今天仍能辦到的事。」

先知阿摩司在這個待降節期來到我們中間，告訴我們上主即將造成一個饑荒。當他提到這個饑荒將是聽不到上帝的话時，我不禁想到老胡克磨坊以及它供應糧食的信息沒被眾人聽到。今天上帝站在我們中間，希望我們聽到我們的飢餓在哪裡能得到滿足。但是我們在諸事繁忙的日子裡，從上帝身邊呼嘯而過。但願這個待降節期間，聖靈的風開始轉動我們生命中屬靈的扇葉，使我們真正聽到上帝賜下生命的话。

禱告

堅定不移的上帝，祢始終在我們的生命中，但我們經常從祢身邊飛奔而過，沒有去看、沒有去聽、沒有暫停及認識祢是如何養育和照顧我們。我們現在暫停下來感謝祢。我們需要祢。我們想要祢。請來，請來，以馬內利，請來復興我們。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進深

深入了解你居住地區的歷史。翻閱圖書館的檔案。與熟知地方歷史的人交談。再次聆聽供應的故事：這是你的社區聚集和復興的時刻。看看有哪些「風車磨坊」曾經被忽視？

我想成為 Amish 人

他們同心合意，天天在聖殿裡聚會，又分別在各人的家裡分享愛筵，以歡喜純潔的心一起用飯。——使徒行傳2:46

在這條鄉間小路上，看到紅色的剎車燈忽明忽暗是奇怪的景象。奇怪，是因為這裡一向開好幾英哩也看不到另外一部汽車。更奇怪的是出現這些汽車的原因。在一個本地農民的土地上，有一個Amish的穀倉正在豎立起來，所以許多人跑來看。在紐約上州與佛蒙特州接壤的這一地區，以前從未有過Amish人。但是現在有了，而且我很興奮。

當我離開在馬里蘭州牧養的教會時，我知道我會想念的事物之一，就是拉著Amish輕馬車的馬傳來的咯噠咯噠馬蹄聲。我當時住在靠近賓州邊界，那裡是許多Amish人和門諾會基督徒 (Mennonites) 的家，所以因為輕馬車通過而放慢車速是意料中的事。

我會懷念看見Amish人，是因為我一直暗自仰慕他們的生活方式：我仰慕他們有過著與現代化背道而馳的生活的決心，他們有對科技說不的勇氣，以及他們有與別人過一種關係緊密的社區生活的承諾。

在我的曼哈頓時期，作為一位報導時尚工業對高級珠寶設計和最新創作的影響的年輕編輯，我會經常在超壓過勞、爆肝透支的截稿日上說：「我想成為Amish人。」我的同事們會難以置信地看著我，心想這個腳踩名牌鞋子，身穿時髦服裝的人，竟會說出這樣的話。儘管我當時熱愛我的生活，但是在內心深處，我知道那裡不是最終能滿足我的地方。

我會說：「我只要牆上有個簡單的釘板，可掛我的唯一一件衣服。我只要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自己做麵包，為小事感恩。」

Amish人以過簡單的生活著稱，但他們的生活卻一點都不簡單。當我開車經過，看到Amish人頂著夏日豔陽，在他們一大片的菜園徒手除草，我就開始感到疲倦。當我看到他們在鄉下這塊土地上，只用馬和犁翻整堅硬、佈滿石頭的土壤，我就無法想像這會有多麼艱辛。對我而言，用高性能的翻土機整理一小塊新地來種花，已經是一件累死人的工作了。



我不再認為Amish人的生活是簡單的；我反倒認為那是神聖的。這或許就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不只是每月一次在教堂裡一起擘餅的那種神聖，而是每日與休戚與共、禍福同享的朋友圍坐一張桌子一起擘餅的神聖。Amish人互相幫忙建造穀倉、縫製拼布被子、醃製甜菜所代表的，就是我所想要的社區的神聖。我所想要的，是使徒行傳所說的初代基督徒聚在一起、分享愛筵、分享所有、分享快樂、分享憂傷所示範那種神聖的生活。

Amish人已經來到紐約上州，我又再一次聽到路面傳來的馬蹄聲，我又可以在我的鄉村道路上放慢速度，讓一輛輕馬車經過。每當我在他們的路邊麵包攤停下來，買一個糖蜜餡餅或一條Amish友誼麵包時，我都會聽到年輕的自己，溫柔地喚醒我那個尚未完全實現的嚮往：「我想成為Amish人。」我想要的神聖，是一個共同建造而非拆毀、裂痕會因分享日用的麵包而癒合的人生。

禱告

與我們做伴的上帝，起初，祢設想我們獨居不好，要我們生活在社區中。在伊甸園裡，祢給亞當一個幫助。耶穌差遣門徒，兩人一組出去分享上帝的愛。初代基督徒經常聚集在一起擘餅、分享祢的良善的故事。求祢幫助我們擴大我們的社區的範圍，幫助我們重新定義社區，幫助我們尊崇過著和平之中有喜樂的群體生活的神聖。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進深

你所居住的社區有多神聖？在你所居住的地方，上帝要求你創建哪些新社區？請在今日挑戰自己，去真正看到在你稱為教會的社區中缺少哪些人。



第十三天 | 星期五，12月10日

麵包，愛的普世語言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餅，也都分享同一個餅；
所以，我們人數雖多，仍然是一體。

——哥林多前書10:17

幾千年來，麵包一直是所有文化中的「生命支柱」(the staff of life)。在中國有「饅頭」，是油炸或蒸熟的麵團。在印度有「饜」(naan)，是在粘土烤箱中烘烤的無酵麵包。玉米薄餅(Corn tortillas)是墨西哥的主食；而在菲律賓，「pandesal」，意即「鹽麵包」，是通常早點的麵包。在南非有一種更像硬布丁的麵包，叫做「綠米粒」麵包(green mealie bread)。「綠米粒」是一種甜玉米；因此，這種麵包更像是一種甜點。我知道這個，是因為我有幸品嚐過它。它宛如在地上的一小片天堂。

在我的前世(之前的職場生涯)，我曾經為一本高級珠寶雜誌環遊世界，報導鑽石的流行趨勢和市場價格(因此，我造訪南非及其眾多鑽石礦)。我有機會品嚐到生命之糧的各種美味化身。但是我最珍貴的一些記憶，並不是我所嚐過的那些麵包，而是人在異鄉為異客的我，居然發現自己受到帶著麵包的天使們的歡迎--甚至照顧的那些時刻。



洽巴提(Chapati)

麵包是愛和歡迎的普世語言。隨著待降節第二週結束，而我們準備進入這個神聖季節的第三週之際--這個主日請點燃待降節花圈的第三支蠟燭，我們的食譜將是來自世界另一邊的--「洽巴提」(chapati)，一種在許多南亞國家很常見的無酵扁平麵餅。這種麵包由白色全麥或發芽小麥製成，很容易擀開。它帶有溫和、微甜的滋味，是與很多餐點一起食用的速配。這個食譜加倍份量的效果很好--方便和大家分享。請到下列網站：

kingarthurbaking.com/recipes/whole-grain-flatbread-chapati-recipe

「第202次班機延遲起飛，請向登機門服務人員查詢更多信息。」我和其他聚集在登機門的旅客一起嘆氣。我渴望回到紐約市的家。我在曼谷的一週漫長而艱苦。這是一趟所有可能出錯的地方都出錯的那種旅行。最糟糕的是，我的行李打包得不恰當。我的箱子裡裝滿冬天的毛衣，對泰國的高濕度來說實在是錯到離譜。我汗流浹背，不想連續第七天穿我打包的唯一一件合宜的棉質襯衫。

如果這還不夠，那時我還正在護理一顆破碎的心，我真正想待的地方不是異國他鄉，而是在我的公寓，一邊哭一邊吃一整桶的冰淇淋。我坐在硬椅子上發呆，想著我的生命中所失去的。我越想我的眼眶就越開始充滿淚水。

起先，我沒有注意到附近有三個泰國女人，儘管有很多椅子可以坐，她們卻坐在地板上。但是她們生動活潑的七嘴八舌引起我的注意。我看著她們把手伸進袋子裡，拿出一疊roti，是一種扁平的煎麵餅，還有看起來像是我已經愛上一星期之久的咖哩卷。他們盤腿坐成一圈，把這一頓臨時湊合的機場用餐變成一場慶典式的宴饗。

她們突然停止七嘴八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我報以虛弱的微笑，試圖移開視線。她們不依，拍了拍她們圈子裡的空位，邀請我加入她們，我搖頭婉拒，但是她們堅持。一隻拿著咖哩卷的手伸到我這邊來，堅持要我接受，我點頭表示感謝。

雖然聖誕節是基督教的慶典，但是Howard Thurman始終認為聖誕節的信息，對所有的信仰、甚至沒有信仰的人都有幫助，他寫道：「在聖誕節期間，我們重申我們和全人類，在為了變得更有人性的長期奮鬥中團結在一起，並彰顯全人類共享的神性。」

我最終坐到地板上，加入她們的圈子。她們不會說英語，我不會說泰語。然而她們可以看到我的傷心，因為一位女士指著我的眼淚，然後把手放在她的心臟上，她的兩個朋友露出會心的微笑，她們也懂心痛。它們傳過來更多麵包，我的心情漸漸好轉。麵包並不是唯一普世性的東西，心痛也是。用人性相對待的能力也是。

禱告

普世的上帝，請在今天幫助我們記住，儘管我們有各種差異——從我們的外表，到我們所說的語言，到我們所擘的麵包——我們的心仍可彼此同步跳動。願我們更常記住我們與其他人的許多共同之處，而不是專注在那些使我們分開的原因。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第十四天 | 星期六，12月 11日

天使餅乾

夜裡眼淚汪汪，朝來喜氣洋洋。——詩篇30:5

沒有比走進一個家時，烤箱正在烤麵包更令人舒服的事了。香味就像一個溫暖的擁抱，很撫慰，很懷舊。每年尤其是這個時候，當我聞到烤麵包的香味時，我就會想起 Ella 和她送給她的信仰家庭的禮物。

Ella 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農場女孩，至少我聽到的是這樣。遺憾的是，我並沒有機會認識她，因為當我來到這個社區擔任牧師時，她已經在安寧病房。但是我聽過她的故事：她如何照料山羊和母牛，她超過八十高齡時還用手推式割草機割草，以及她如何總是為教會多夢想出一個宣教計劃。不過 Ella 最著名的，是她又輕柔又鬆軟的餅乾。教會每一次晚餐，她都做這些餅乾；她做這些餅乾當作禮物送給那些生病或哀傷的人；她一批一批地做這些餅乾，送給她知道有幼童在挨餓的那些家庭。

在她去世的前幾天，我去探望她。和往常一樣，訪客絡繹不絕。我一進門，撲鼻而來的是烤餅乾的香味。Ella 的女兒們正在廚房忙著烤餅乾。Ella 躺在客廳的一張床上，可以看到廚房，她的眼睛不時睜開，察看那幾位烘焙師傅的情況。在她床的另一邊還有一棵樹，除了一些白色燈泡之外，唯一的裝飾就是樹頂的天使。她的柔軟翅膀張開，她的頭傾向 Ella 的方向；在我看來，天使在密切地守護著 Ella。在我離開之前，Ella 的女兒們告訴我，她們的母親是多麼想為她的教會家庭再做一批餅乾。



Ella 在聖誕節前兩天去世。當我和她的家人坐在一起安排葬禮時，她的女兒們有一個主意：是否可以做 Ella 的餅乾，在她的葬禮上將這些餅乾送給會眾當禮物？我有一個更好的主意。

平安夜到了，因為按照教會的傳統當晚要守聖餐，所以我確保可以得到 Ella 的女兒們所做的餅乾。在禮拜程序單裡，有一份 Ella 的食譜，當信徒們打開程序單看到食譜時，他們淚眼盈眶；連不認識 Ella 的訪客也被感動了。當我準備邀請上帝的兒女們來到桌前分享餅和杯時，我宣布所用的餅將是 Ella 的招牌餅乾：這些餅乾是根據她破舊、磨損的食譜卡所烘製，卡上寫著：「天使餅乾。」

在分享聖餐的餅和杯時，我們聽到聖歌隊唱的「啊，聖善夜！」(O Holy Night) 中的一句：「祂確實教導我們要彼此相愛」。這是 Ella 在她的生命中所精通的功課，一次一塊「天使」餅乾這般地表達她對別人的愛。

禱告

上帝啊，在這個喜樂的季節，我們發現自己在擦拭眼淚，因為想起那些已經不在我們當中的人。不過我們欣慰地知道，有一天我們會再次與我們想念的人在天上同桌。在那一天來到之前，我們為了他們的記憶長存的種種形式來感謝祢，無論是一份珍藏的食譜，或是我們在佳節聚餐時分享的一件趣事。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進深

你家有哪些珍藏的食譜？將它們收集起來編成一本書，將這些記憶傳給別人。